

推进健康涟水建设 提高人民健康素质



县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孙占军

小城不小,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迎检的前夜,和无数的同仁一样,辛苦里饱含着喜悦,紧张中蕴含着激动。不知不觉中已值班到夜里11点,开车往家走,才想起一直忙碌,晚饭还没有吃。肚子已经叽叽咕咕的抗议了,但头脑里却一直在转悠,去哪吃呢?

忽然想起几年前创建省级卫生城市的一天,也是很晚,也是很饿。走在小城融媒体中心大楼东楼,小单间,小馄饨,解决了肚饥之苦。

小城不远,一路向上。一个目标,一同努力。大约10分钟,爬上安东南路南坡,不远处,在融媒体中心大楼东楼,一处本色的灯光在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小道上显得非常耀眼有力,只是外面的习习凉风方显出秋天的

小城味道

融媒体记者 潘曼 整理 孙占军 口述

味道。

停下车,隔着小店干净的玻璃门,看见屋内灯光下有人影,感觉有声音。我轻轻地敲了敲门,问:“馄饨面还有吗?”

“有呢。”一个带着涟水特有方言的声音应道。于是我侧身进入房间,屋内的环境,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放着两张桌子,桌面上醋和辣椒油透着香味,几只凳子,非常干净,靠墙的边上摆放着几张椅子,上面还侧卧着个小女孩,能够听见她轻声的呼吸,大该早就睡着了。

当一碗冒着热气的馄饨面摆放在我面前,我思绪一下被这香气吸引了。小城好久不见的蓝边大瓷碗,一把白色的汤勺放在内,虾米吸附在香菜上,散发海鲜的味道。我尝了一口汤,感觉咸淡适中。到底是饿了,一口两个小馄饨加上几根面条,真是难以形容舌尖上味道。

老大娘侧身走过我的身边,坐了下来,又拿起饺子皮,包起饺子来。“这是您孙女?”我嘴里含着馄饨面问。

“是呀,六岁了,她妈今晚加班。”老大娘笑道,“她也不想回去,一直带了六年,早就习惯了,明年该上小学了……”聊天话题变化很多,聊她们从乡下到县城赚钱的不易,到现在在小城最好的位置买了房……

聊着聊着,老大娘问,馄饨面好吃吗?“好吃,好吃,分量真足。”我边吃边应声道。

“我知道,那么晚,看你这样子是饿了,所以多加点面条,可别光顾工作把身体累坏了。你放点吃,别看我这店小,这么多年老客户们都挺照顾的。所以呀,馄饨都是我亲自选的放心肉,面条是我做的手擀面。东西不干净可以重新换,地方不干净可以重新打扫,人心如果不干净就没有办法了。你看我每天晚上都将这房子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,东西摆放整整齐齐。听顾客们说,涟水现在又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,我们这些小吃店更要对得起这块牌子呀。”

“最近大家都在忙这个,创建应该会成功的,放心吧,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的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你这么晚没吃饭也和上一批人一样,是在搞创卫啊,你多大?”老大娘问。

“就算是吧,所有人都在忙。你看,我黑了吧,最近忙,晒黑了,

其实我才40岁呢。”我吃完最后一口汤笑着说。

“难怪呢,我说嘛,看你这样子也不像生意人。对了,我儿子和你差不多大,他在香港呢,今年国家大庆,又逢他们所在部队去香港换防,今年过节就回不来了。其实啊,在部队那么多年他也没回来几趟,老说想吃我做的馄饨面,哎,今年看来又吃不成了。”老大娘像是自言自语道,“其实呀想多了,香港也是咱自家的土地,什么都有,吃的、住的、用的都比家里还好。只是岁数大了,儿子放心不下他妈呀。但是他们当兵的人还有一个妈妈,名字叫中国哦。”老人的脸上流露出对儿子的想念,话语中却充满着自豪的味道。

上车后,不知是否是雾气缘故,感觉眼睛湿湿的。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是有太多的人在负重前行。每个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的社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,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,攒下的都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家国情怀。

小城不大,却有太多的眷恋。小城的味道是家的缩影,更是国的和谐。



变好

冯文妍

母亲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,总想着把我们姐妹三转到县城里读书,但那家境不好,爷爷奶奶更是因为这件事大发雷霆。为了让我们接受好点的教育,日后能出人头地,母亲执意将我们转到县城的学校。

母亲现在时常问我们,还记得小时候的苦日子。我说记得,我没有说谎,是真的历历在目。刚到县城的第一天,因为交不齐学费,迫于无奈,母亲只得骑着自行车去舅舅家借钱。而我领着妹妹坐在校门口盼着母亲早点回来,这样就可以早点穿上好看的校服,和校园里面的同学一样,在宽阔的操场上跑来跑去。

那年的夏天特别热,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,走在路上,迎面的风都是火辣辣的,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柏油马路被晒得软塌塌的,有气无力地冒着烟。而母亲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车费,硬是顶着炙热的大太阳,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了两个小时。当母亲返回来的时候,满脸通红,气喘吁吁,衣服就像是刚淋了一场暴雨一样,湿得能挤出水来。看到母亲无力地躺在地上,我和妹妹都吓坏了。好在饭店的老板给母亲喂了点水,过了十几分钟,母亲慢慢恢复了意识。

后来长大了才明白,那次母亲豁出半条命省下来的几块钱,够我们家两天的伙食费。刚到县城那会儿,生活过得很拮据,每天中午都只有一道菜,不是白菜烧豆腐,就是萝卜烧豆腐。后来我们吃腻了,母亲就自制了辣椒酱,给我们拌饭吃。再到后来,条件慢慢好了些,饭桌上的菜花样也多了起来。今天是非菜炒豆芽,明天是青椒炒香干,后天就是麻婆豆腐……一个星期下来,母亲费尽心思,换着花样给我们做饭。

提到以前的那些日子,母亲总是会满心的愧疚。母亲说刚到城里那会,也不会做饭,永远都是一锅熟。后来跟着左右舍学会了做饭,慢慢学着将日常的菜换不同的搭配,烧出不一样的味道。

“等你们大学毕业,我就享福了。”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随着我们姐

妹相继毕业,参加工作,再到各自成家。本以为母亲会轻松很多,却还是一样的忙忙碌碌——忙着给我带孩子,忙着操持一家几口的油盐酱醋,吃喝拉撒。母亲口中的“享福”,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?

好在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地变好,以前的那些苦日子也总算都过去了。母亲常说:“好饭不怕晚,一切都会变好的!”嗯,一切都会变好的,只要我们始终满怀期盼,孜孜不倦地去追求,不屈不挠地奔赴在每条前行的道路上,一切困境终将迎刃而解。



竹原纤维产品让生活更美好

尹芬

初次结识竹原纤维系列产品是在2012年的5月份,那一次随团到江西旅游,导游带我们到一购物点,满眼尽是竹原纤维产品,有毛巾、内衣、枕头、袜子等等,琳琅满目,目不暇接。

听导游说这些竹原纤维产品都是由竹子提取制作而成,纯天然,无污染,亲肤、舒适,透气性能好。当时听了,如听神话故事,有这么神奇?因为是新产品,不知道效果究竟如何,所以只买了一条毛巾,但价格不菲,高出一般毛巾好多。回家后,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妈妈。

过一阵子,妈妈非常高兴

地对我说,你买的那条毛巾特别好,尤其是夏天,出汗,没异味,而一般毛巾在夏天容易有异味的,晒了之后又会变硬不好用,而这毛巾没有这些缺点。

我告诉妈妈那毛巾是由竹子做的。

妈妈非常惊奇:“竹子还能做这个?”

我说的是,这是新技术呢。妈妈说:“哎呀,现在的人真聪明。”

我说你要喜欢,以后就买这些产品给你用。

妈妈高兴地说好啊。于是再到超市里,我就留

意竹原纤维的产品了,原来在大型超市里都有卖,就是价格贵了点。但只要好用,贵就贵点吧,现在人们不是讲究绿色环保嘛。

春节期间,姐姐从苏州回老家探亲,我又送了她一包竹原纤维的各类毛巾。姐姐也说好用。

但我自己却还没有用过竹原纤维产品呢,于是也上街去买了内衣、袜子回来穿穿看,感觉真的很好,就像妈妈的手在轻轻触摸皮肤,舒服极了。赶紧推荐给老公与儿子,现在我们全家都变成了竹原纤维产品的拥趸了。

境由心生,情由心出。心情好了,看什么都顺眼,都如意。当今社会,大多数人都已步入了小康生活,不缺水不缺穿,对生活的品位要求也越来越高,更加崇尚自然、纯朴,而竹原纤维产品的出现满足了这项需求,让人们平淡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

赞一个!



一个退役老兵的祝愿

潘寿军

据《涟水日报》日前报道,随着今年秋季征兵工作的结束,我县200余名应征入伍的青年,先后身穿绿军装、胸戴大红花,告别家乡、告别亲人,豪情满怀地踏上从军之路,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我作为一名曾在原铁道兵部队服役多年的退役老兵,看了有关报道之后,很想借助媒体网络平台,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,和这些新战友们聊一聊自己的心里话,向他们送上美好的祝愿。

亲爱的新战友们,你们作为立志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,满怀豪情壮志,远离家乡,告别亲人,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你们是从全县适龄青年

中挑选出来的优秀青年,你们肩负着父母、亲人和全县百万人民的殷切期望,你们是好样的!在此,我以一位退役老兵的名义,向你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!

当兵,就意味着舍小家为国家,就意味着吃苦奉献,就意味着流血牺牲。我作为一名退役老兵,希望你们到了部队以后,必须要有乐于奉献和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。当年我们铁道兵逢山凿路、遇水架桥,哪里艰苦哪里去、哪里艰苦哪里安家,不仅施工条件异常艰苦,而且时刻都面临着开山放炮、修路架桥、隧道塌方等不确定的危险。我们参加修建的成昆线和

襄渝线,平均每修建一公里铁路,就有一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我1970年底参军入伍,在铁道兵部队服役整整14年,直到1984年铁道兵撤编并入铁道部后才转业回乡。在此期间,我在铁路施工中多次遭遇过险情,也曾流过血、负过伤(七级伤残军人),获过奖、立过功。回顾多年的军营生活,虽然吃辛受苦,甚至带来一身难以治愈的伤痛。但我以苦为乐、以苦为荣、无怨无悔!特别是当年哪些曾朝夕相处、生死与共,为了祖国铁路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战友们,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也无法忘记的牵挂,更是激励我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不竭动力!

部队从来是一所增长知识和

本领的大学校,更是一座接受革命锻炼的大熔炉。衷心地祝愿你们在部队这所大学校和这座大熔炉里刻苦学习、增长才干,全面成长、百炼成钢,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名训练有素、作风优良、能打胜仗的合格军人。当祖国和人民需要之时,能够拉得出、冲得上、打得赢,为伟大祖国争气,为家乡人民争光。将来,无论是继续在部队服役还是退役回到地方,都要向组织、向自己、向家乡父老交出一份合格而满意的答卷。



那年有幸遇良医

徐文生

周末回乡,看到老父亲能自己拿张凳子搬到屋外晒太阳,老母亲在屋里和庄邻们搓了半天小麻将,心里说不出的欣慰。

晚上隔壁一个堂侄儿过来和我插侃大山,不知怎么的就说到他几年前脚被砸伤的事——这事我知道,因为那次我刚好从海南回到家,而中午我们还在街上一家小饭店一起吃饭,晚上就听说他被砸伤了,当时还传得很恐怖,说几乎就要了小命,幸好他躲得快,但上千斤的铁架从货车上斜滑下来,还是把他的腿砸断了……我赶紧打电话询问情况,但没人接听。

因为我订了第二天的机票,也没来得及去医院看望,后续情况就不知道了。堂侄儿说,被砸后朋友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县里一家医院,检查、拍片,医生说腿骨不是砸断了,而是砸碎了,就打石膏固定、吃药、挂水一起来,大半个月过去了,还疼得要死,感觉一点没有好转。正好本村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,有一次来病房看他,他就把情况说了,本村医生说,县城里有一个姓蒋的老中医,祖传专治骨折,要不你去那里请他给看看。就这样,他又辗转来到了蒋老中医的诊所。

“他让我不要着急,说伤筋动骨一百天,就天天给我贴膏药。但我怎么能不着急呢?店铺关门上锁差不多两个月了,人家订制的东西全压在那里,心里跟火烧似的,还不能回家,只能住在他诊所里看。”堂侄儿无可奈何地说。适在这时,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,说灌南县城里有一个老中医看骨折最拿手,留一个电话让堂侄儿去找。此时的他被伤痛折磨得很难受,加上店铺里千头万绪的事情等着他,也是病急乱投医,于是当天就联系并打车过去了。

灌南的老中医撕掉他脚上的膏药,按了按又捏了捏说:“骨头长得都有点

错位了,以后好了下雨阴天也会有不适。你要是一受伤就过来,最多20天我就能让你完好如初地跑,好在来得还算不晚,但好得要慢些,服药30天后应该能下地走路。”于是开了十几包中药让他带回家熬着喝。

堂侄儿将信将疑,但好在能回家将养治疗,心里还舒坦些。

到家后许多庄邻亲戚过来看望,当他们听说灌南的老中医保证一个月能下地行走,没有一个人相信,因为不是骨折而是骨碎,就是皮肉撕裂了也不一定长得那么快啊,其中很多人劝他还是到大医院接受治疗。但堂侄儿住院住怕了,家里又没人去服侍照料,所以坚持在家喝中药,天天掰着指头算日子。但一天又一天,丝毫没有一日好于一日的感觉,第29天了,试着动脚,还是痛彻心扉,根本无法下床,心中止不住连骂几声“骗子”。

第30天了,心想今天要是不能下地就不喝这倒头药了。躺在床上憋住气喝下一大碗中药,然后把腿沿床边慢慢挪下,说来也怪,感觉竟没有想象中的痛楚,扶着床慢慢站了起来,也挺稳的,心中止不住狂喜,试着迈开一步,脚上也没有传来剧痛,试着再迈一步,忽然感觉好像没受过伤一样……

“看病一定要遇对医生,你得的病正好这医生看起来就拿手,你就走时了。要是遇错医生,你就是伤风感冒,也能把你小命看没了。”堂侄儿最后总结自己的感悟说。

